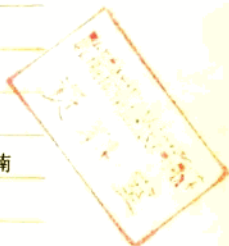


16

- 我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 汴梁戏剧谈往
- 宛西乡村师范杂记
- 军统别动军六纵队在河南
- 缠足记



河南文史资料

第 29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我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吕宜园 (1)
汴梁戏剧谈往·····	韩德三 (16)
我的五十年舞台生涯·····	赵义庭口述 王景中整理 (35)
淮阳“泥泥狗”和艺人武士举·····	芦 苇 (48)
张了且二三事·····	阎东超 (52)
从教育实业促进会到赵堡中学·····	张剑石 (62)
怀念宋子英老师·····	张熙清 (67)
抗战期间宛西见闻·····	顾 恒 (71)
宛西乡村师范杂记·····	江廷俊 (80)
附：我记忆中的宛西乡师图书馆·····	贺国钧 (99)
忆南召自治运动及其他·····	胡耀峰口述 田泽霖 孙树松整理 (102)
忆李益闻老师·····	袁宝岱 (115)
河南村治学院和镇平自治·····	吴仰甫 (123)
我见到的镇平自治·····	张止宇 (127)
方城县编练民团的回忆·····	王炎升 (132)
1904年临颍农民“闹布厘金”·····	晁凌音 (137)
记豫东道尹公署·····	黎椿寿 (142)

忆先父栗敬六·····	栗继馨(146)
军统别动军六纵队在河南·····	曲云章(149)
我任立法委员前后·····	胡绍芳(162)
从“神团”首领到红军团长·····	宋登贤口述 高尚廉整理(170)
杜淑部起义与整编经过·····	齐 连(179)
我所知道的帮会情况·····	周声远(187)
难童保育院生活回忆·····	王长富(193)
缠足记·····	尚玉兰口述 尚景熙整理(198)

〔质疑·订正·补充〕

有关夏述唐参加护法战争的几件函电·····	夏一图(202)
吴锡祺等对《回忆北伐时期逐鹿中原的 军事混乱局面》一文的补正·····	(205)
关于河南船商公会及张辛南的籍贯·····	陈浴春(208)

〔补 白〕

姜明玉的出身·····	于光路(61)
刘子久初到河南·····	王定一(70)
万仞千参加同盟会的经过·····	王宝理(101)
登封县二三十年代的女子小学·····	杜和卿(126)
倭仁轶事·····	郝绍侨(131)
给袁世凯吊孝·····	王子敬(169)
信口开河的龙麟琇·····	郝幼池(192)

我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吕宜园

初次见面

我自幼喜爱书画。对书法艺术,几十年来,我还不断地研习,而对于绘画,虽然有时也乘兴涂抹几笔,但严格地讲,只能算个外行,未曾专门学过。

我十七八岁在开封中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常听人说,中国现代的大画家有一位齐白石,但一直未遇机缘和他见面,也没有见过他的画,只认为他雄踞艺术宝座,是一位高不可攀的人物。

大学毕业后,我长期在高中或师范教英文或国文。1938年故乡河南宁陵陷于日寇,我避居农村。1942年渡过中央军扒的新黄河至汝南,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及中州大学时的老同班李崇武任校长的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教国文。当时教员生活极为困苦,常想改行。1943年,适另一位老同班侯镜如,时任第九十二军军长,带着一部分新兵奉调去四川整训,路过汝南,邀我从军参加抗日,即随之西去,任司令部中校秘书。

1945年抗战胜利,我随军由武汉空运参加接收北平,住在石驸马大街。一天,军政治部主任侯吉晖等几个人对我说:“我们是齐白石的湘潭县同乡,今天去瞧看他,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去?”这正是我多年求之不得的夙愿,遇此良机,哪有不愿之理,于是我就和他们驱车到了西单跨车胡同13号齐先生的住宅。我们一敲

门，看大门的老尹即开门把我们让进去。

这时齐先生的护理夏女士（齐老常叫她老夏）忙从后院出来欢迎。我看这位女士约有30来岁，身穿蓝色旗袍，文静朴素而态度大方。她原是某医院的护士，见齐先生年迈孤独，由于景仰这位艺术大师，竟毅然辞职，为之尽心护理，可谓难得。

我们走进中院三间出厦的北屋，见到齐先生，一位80多岁的老人，身穿宽松的长袍，清瘦慈祥，银须飘胸，使我不禁联想到旧小说中所描写的仙风道骨似的人物。

齐老见了我们，忙从躺椅上站起来热情欢迎；可是他的满口湘潭口音我还听不很懂。

房子中间摆着一张画案，上边放着文房四宝及颜色碟子之类，并无端硯玉洗等名贵之品。齐老到底是一位平民画家！

地上摆满了画，墨色淋漓，还未干透，在那里晾着。这是我初次欣赏齐老的作品，大饱眼福。原来这些都是给政治部那几个人画的，看样子他们已经熟识，并且有了约会，齐老早备好酒席等着我们的。

吃过饭，我想如此空手回去未免可惜，也援侯吉晖诸人之例向齐老要一幅画。齐老欣然答应，伸手从书架上取下一张宣纸，我慌忙添上半砚台水，准备研墨。齐老笑道：“用不了那么多水，一点水就行啦。”我赶紧又把水倒出来，水少了，很快就把墨研浓。齐老于是凝神站定，濡染大笔，饱蘸西洋红，先画了两个大桃；再换笔蘸墨，画了枝叶；但见桃大如斗，颜色浓艳，顿觉得满室生辉。我说：“人言齐先生的画，无不精妙，尤以画虾，久负盛名，可惜我还未见过，殊为遗憾；只是齐先生今天太累了，我不敢再麻烦了。”谁知齐老并不答话，又取出一张纸，贾其余勇，几点几抹，又画了九个大虾，生动逼真，神态各异。后来我

把它和大桃裱好挂在屋里，一天被齐老的大弟子娄师白见了，他认为都是齐老的精品，不可多得，一定是齐老当时乘兴挥毫，才能出此效果。

此后，我成了齐家的常客。一些军政巨公们常给侯军长写信要齐老的画，都是着我办理，并且都是随去随画。按齐老的润格是每方尺法币6万元，我都是照数付给，从不短少分文，前后大概买了20多幅；当然，钱都是向军需处领取的。

怎 样 画 虾

我曾问过齐老：“您的画，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精妙，不知以画什么为最擅长？”他说：“我的画从60岁以后就退步了，唯有画虾，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地进步，从未停止过。”

齐老对画虾如此自负，我虽说曾亲眼看过一次，但对于其中奥妙尚未参透，常蓄意要请他给详细地示范讲解一下，以便学习。

军需处有位军需，名叫李介人。他是当时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和侯军长有亲戚关系，而我则是侯的老同班，大家都是豫东同乡。李看我们俩的谈话观点大多一致，常和我商谈九十二军的起义工作。

李很喜爱书画，常在我俩吃小馆的时候表示对齐老的景慕。一天下午，我向他提议同去拜访齐老，他欣然愿往，便一同骑车到了齐宅。我向齐老说明来意，是想让齐老详细地谈一下虾的画法。齐老欣然答应，拿出一张约二尺长的宣纸，磨好墨，准备动笔。我和李站在一旁注目留神地细看。

齐老拿起大笔，先在调色盘中把墨调匀，又从小水盂中舀出

一勺清水滴入笔头的根部，笔尖向左，笔头与桌面略呈40度的角，然后用力一捺，因根部被那一滴水冲淡，现出一个极淡的圆点；随手在点的右下角补了一笔，一半压住前一笔，一半露在外边，斜入虾头的尖部，并两侧各点了一下。此后，卧着笔，一节套一节地，以向上隆起的形状画了六节作为虾身，再趁势往前一拉，又侧着笔上下两抹，作为虾尾，下边添上足和螯。然后用更浓的墨添上虾眼，又在头的背部点了一下。

我当时还不了解这一点的作用，适夏女士走进屋里，站了一会儿，看我有怀疑的神情，忙对我说：“这是食。”起初我把“食”误听为“屎”，觉得屎怎么会跑进头上呢。再仔细一想，才弄明白她的意思。但我又想，食应在虾的腹中，不应在头上，恐怕她说的也不尽然，也许那一点是为了加深头部的颜色。

下面该画虾须了。至此，齐老才换用小笔，由虾头的前部向后撇了几条长须，一个大虾就完成了，一共还不到一分钟。

我说：“看齐先生这画也很简单，不像我想象中地那么惨淡经营。”我这本是表示钦佩的意思，而齐老则误为我是怀疑他有点保守，还留着一手呢，便呜呜啦啦地说了几句。一着急，他的湘潭口音我又听不大懂。老夏见我有点发愣，忙向我翻译：“齐先生说，虾的画法就这么些，都给你说完啦，你就是再给他拉来一火车票子也不能再给你多说一句啦。”我听了此话，暗自高兴，以为已尽其技，不觉技痒，便说：“我也来画一下行吗？”齐老说：“可以。”就递给我一小张纸，我便依照齐老的画法抹了起来，结果画得不但轮廓全非，而且湮得一塌糊涂，分不清鼻子眼。我问齐老：“按您的画法为什么画不成？”他笑着问我：

“你画了多长时间啦？”我说：“我这是头一画。”他说：“我已经画了几十年啦，才画成这样，你头一画就能画好，那还了得！”

现在我把画法已完全交给了你，以后只有练的问题了。”齐老说罢这话，我点头称是，但李介人还不服气，也要画一下试试。齐老也给他一张小纸。谁知他画的更糟，还不到一半就失掉了勇气，嗒然搁笔了。

李介人也以学画为名，请齐老给他画一小幅，齐老也满足了他的要求。李把这幅画连同给我示范所画的一幅，请齐老都落上款，盖上章，我们高兴地拿着道谢告辞。

关于画虾，我还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又请齐老画虾，已画了几个，我忽然想起，曾听姜师白说，齐先生画虾有个特点，都是头朝左，我所见到齐老画的虾也确实如此。大概这因为如果叫它头朝右，有点“背劲”，没法下笔。我就把姜师白的话给齐老一说，想给他出个难题。谁知齐老并不答话，把纸一翻，在背面又画了一个头朝左的虾，但再翻到正面，虾就头朝右了。原来他是利用宣纸的性能，而出此效果。这种画法，我还没听姜师白说过。翻一下纸不过一举手之劳，固然很容易，但如哥伦布之立鸡蛋，他人尽虑不及此，那就难能可贵了。

我还看过齐老画螃蟹。正在欣赏他画的蟹壳很有质感，好像敲着能咣咣响，齐老说：“你再细看一下，螃蟹腿上都有毛。”我一看，果然不错，螃蟹的腿都毛茸茸的。这是他对水分的掌握恰到好处，用笔一抹，自然湮出来的。

有一次我看齐老画飞着的蜜蜂：先将头、胸、腹画好，然后把笔涮净，笔尖上蘸一点较浓的墨，以蜂腰作圆心，卧着笔，由上而下画一个半圆形作为右边的翅膀；又把纸磨动一下，用同样的办法，由下而上画成左边的翅膀，最后添上腿，一个活生生的蜜蜂就跃然纸上，看着好像在嗡嗡地飞行。

书画的渊源

中国的书画艺术，虽说流派纷呈，但各大书画家也都有他们的承传关系。为此，我问过齐老：“您的画是属于哪一派的？”他说：“我最佩服吴昌硕，还有石涛、八大及扬州八怪等都对我很有影响。”

接着我又问他怎样执笔和怎样运笔。他说：“这个没有一定的法则，你以为怎么样得劲就怎么样来。古人也是各不相同，不要被那些所谓传统技法给束缚住，那样反而不好。”我说：“先生这种画无定法之说，则既闻命矣。我每见您在画上的题字，浓墨蘸水，淋漓尽致，都别有风味，与众不同，我还看不出是出于哪碑帖，是否也有所本？”他说：“提起字来，行书我最佩服李北海，篆书我最佩服《三公山碑》。”

回想起来，寻常我见到的齐老题画的字，大多草率，只有两件最为精彩。一件是他给自己订的润格，约有5尺长，2尺宽，装在玻璃框里，倚在堂屋的后墙根上。隔了些时，这个框子忽然不见了，我以为是齐老珍惜此件，把它收拾起来了，所以也没问他。后来我在常给梅兰芳编剧的齐如山家见到此物，问他这个润格怎么弄到这儿了，他说：“这个润格写得浑厚雄健，且法度谨严，是齐白石的精心之作，不可多得，所以我就把它拿来了。”再一件是他赠给我的《双喜图》，约有3尺长，2尺宽，上面只用水墨画了两只和实物一般大的喜鹊，翘尾相顾，精彩动人。下边题了几行行书：“今夕通夜不睡，谓之守岁；未动晨钟，吾尚只有八十又五岁也，谁谓吾老？”其中的“只”字是写掉后又在旁边补上去的。字写得苍劲恣肆，足与画媲美。当他递给我的时候，我如获至宝，十分高兴；可是老夏忽然提醒齐老：“这不是您留

纪念的吗？”齐老恍然，“啊”了一声，说：“是的，这一张不能给你，以后再给你画吧。”随后老夏又对我解释：“齐先生每年除夕画的一幅画是留成绩的，例不送人，请你原谅。”说罢，齐老又把那张画放回柜子里去了。

隔了几天，我又到齐宅，老夏没在家，我和齐老谈高兴了，他说：“我送你一张画。”随手打开柜子，拿出一个纸卷，我伸开一看，还是那幅《双喜图》。我大喜过望，携之而去。大概对于此画，老夏有点痛惜而齐老决意要给我，所以才有此曲折。

现在我回想起来，这幅画与画上的题词，真是太巧合了。夫双喜者，喜欢两次也。这幅画的赠收经过，正是如此。可惜这幅画终于也没有保存住，双喜变成空喜。

赠 诗 志 喜

一日，我又去齐宅，齐老拿出一小块纸递给了我。我一看纸上书七律一首：

蓬门长闭院生苔，多谢诸君慰老怀。

高士虑危宜学佛，将官识字本多才。

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喜樽前鼓似雷。

莫道年高无好处，眼前又见太平来。

诗中充分表达了齐老对抗日胜利的欢喜。哪知好景不长，内战旋起，中国人民又遭受战争与饥饿之苦，当日贺喜的心情一下子变成了绝望的愁叹。我也想等待机会脱离军职，以书画自给算了。于是我不揣冒昧，步齐老原韵和了一首，最后两句是：“若许樽前称弟子，不辞旦暮叩门来。”

后来齐老对我说：“你的晚景还不错。”我问他此话有何根据，他说：“你和我的那首诗，押韵还相当稳当，凡次韵和诗能把

韵押稳当的都有很好的晚景。”我听到这话，以为似涉迷信，只笑着说：“不知道齐先生还会凭诗断运，这事我还没听人说过。”

再说那首和诗的最后两句，是表示愿拜他为师，我并问他这应该举行一个什么样的仪式。他说：“不必拘泥形式，你这一说算啦。以后你要勤来，我画着，你看着，随时给你指点一下就行了，光讲些空洞的理论没有多大用处。”

老夏看我们说到收徒弟的事，忙插嘴说：“齐先生收徒弟并不讲究要什么仪式。”接着她讲了下面一段故事。以前齐先生还能走动的时候，有一天因事去城南，经宣武门回来，在街旁地摊上见一个卖齐白石假画的，齐先生认为这人既顶了他的生意，又损伤他的声望，便厉声呵问：“你为什么冒充我的名字在这儿卖假画骗人？”那人笑了一下，便郑重答道：“齐先生，你好不懂道理！不错，这都是些假画。你要明白，凡是大画家没有不被人造假的。造假的人越多，说明他的名气越大，无名之辈，谁也不造他的假画。所以我造你的假画，对于你没有损伤，只有帮助。再说，我这些假画卖得便宜。有钱的人，还是买你的真画，没钱的人，买我的假画，并不妨碍别的有钱的人买你的真画。您又何必生气呢？”这一派话，竟把齐先生说得闭口无言。停了一会儿，他从地上捡起一幅画，说：“我看看你画得怎么样。”看罢说：“还有点意思。这样吧，我收你个徒弟行吗？”那人一听，趴下就给齐先生磕头。这样，齐先生在大街上收了一个徒弟。可惜我当时没有问老夏这个徒弟的姓名。

大概从此以后，齐老对别人卖他的假画，不但不反对，反而高兴。有一次他对我说：“吕先生，你来买我的画，价钱虽不少要，但是我保证这些画都是真的。”我说：“我亲眼看着你画的，

当然不会怀疑，但像琉璃厂里大书画店，大概有些真的。”齐老大笑：“我给你说实话吧，那里面一张真的也没有。”我听到这话，到底有点怀疑。有人说，真画他们可能有，不过他们轻易不往外摆，大凡往外摆的就靠不住了。我认为此话也合乎情理。

回头再说一说齐老的那句诗——“蓬门长闭院生苔”。有人问齐老长寿之道，他说：“我没有其他诀窍，只是不看报而已。”其实他不仅不看报，甚至与世人也少往来，终日庭院寂静。“蓬门长闭院生苔”是写实，虽然大门是木制的，院内也不见苔藓。

门外物价飞涨，国内炮火连天，他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卖画的钱，够100万就用纸包起来，外面写上“赈灾过关之用”几个字，放在箱子里，锁好，永不动用。我们曾劝他把这钱买成实物，免得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未被采纳。后来法币日益贬值，到解放后，干脆都成了废纸。齐老可谓精于作画而拙于理财，其所以享大名跻高寿在此，其所以受困穷也在此。

有一天，我见齐老桌上放着约有3尺多高的一大堆纸卷，都是预付过润资，等着取件的。我问道：“您这些画债几时才能还清呢？”他说：“这个没有关系，我如果画不完死了，把钱再退给他们嘛。”于此见齐老之一切达观，毫无忌讳，这也是他享高寿的一个因素吧。

几 块 水 果 糖

我每次去齐家，他常拿出几块水果糖来招待。有一次家里没有糖了，他踌躇了一会儿，对老夏说：“你到门口看看，街上有卖××糖的没有？”老夏到门口看了一下，回来说“没有”；停了一会儿，齐老又对她说：“你再去看看，街上有卖××糕的没有？”老夏又去看了一下，回来仍说“没有。”停了一会儿，齐

老夏又对老尹说：“你再去看看，街上有卖……”老夏有点不耐烦了：“齐先生，这样好不好，叫老尹坐在门口，看街上有卖什么吃的，见什么买什么，行吗？”齐老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只得点头答应；但因为他住的那条胡同太偏僻，老尹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有卖什么的，只得作罢。

后来，我有次找王雪涛求他画画，顺便将齐老刚画的一幅菊花，拿去与他共同鉴赏。他看过后，对画的艺术特点不置一词，只是叹道：“看这幅画，齐先生的精力还是那样饱满，一点也不显衰老，他还得几年活，真要寿比南山了。”当我谈到齐老生活简朴，拿水果糖招待我的时候，他大为吃惊：“啊，你真了不起！几块水果糖，固然算不得什么，可是齐白石的水果糖是不容易吃的，我们还不知道齐白石的水果糖是啥味儿，你竟然能够吃到，真是太了不起啦。”我不禁暗笑，想不到这几块水果糖，其意义之重大有如此者。如果让他知道齐老给我买糕点的情景，不知又当作何感想。

三 百 石 印

常见齐老在画上钤着一个上刻“三百石印富翁”的印章。这当然是说他有三百颗石头章子，但不知都是些什么样的，也没问过他放在何处。

一天，我去齐宅闲玩。老夏没在家，齐老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石印的他自作自写的诗册赠给了我，我默默地读着，其中的诗，几乎都是些七言绝句，所以书页上的空白很多，不多时便读完了。此时齐老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我闲着没事，偶尔抽开画案下的一个屋子，发现里边摆满了整整齐齐，大小各样的印章。啊，三百石印原来在此！机不可失，我便掀开印泥盒子，在诗册的空白处

铃满了章子。齐老一直躺在那里，任我翻石头，铃印章，不闻不问。事毕后，我就把那些章子仍放进抽屉，携着那本诗册回去了。

我看那些印章都是些青田、寿山之类的普通石头，绝无鸡血、田黄等名贵之品，但经他一刻，尽成珍贵文物，齐老自称“富翁”，可谓真实不虚了。

几天后，老夏见了我，突然说：“你可给我招了个大麻烦。”我说：“我几天没来，怎么能给你招了麻烦？”她说：“就是那些章子的事。”我说：“我看罢不是都放归原处了吗？”她说：“你不知道，那些章子放的都有一定位置和次序，用的时候容易挑选，这一下被你给弄乱，几百颗章子，我直整理了大半天才算就绪。”我说：“原来如此，不知道你放章子还有些讲究，请你原谅。”

齐老的印章都由老夏掌管，老夏很知道在何种情况下铃哪个章子。比如有一个章子，上刻“王樊老去，天留齐大作晨星”，意谓自齐的好友王闳运与樊樊山去世后，只剩齐老一人了。另一个章子刻的是“老来肯如人意”。此章齐老在给我画的一幅画上曾经用过。老夏解释：“齐先生给人画画，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从来不准‘点戏’，今天是你点的，所以用上了它。”其实，不仅在那一天，寻常我请齐老画画，也是请他画什么就画什么的。大概他到了老年已比较随和了。

三 次 犯 愁

齐老一生专心画艺，淡泊自甘，平时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但既居人间，就有人际关系，不能完全排除社会的干扰。齐老也有犯愁的时候，兹举三事作例。

齐老有一个儿子在九十二军政治部工作，因性非所近，亟欲摆脱，以碍于军纪而不敢开口。有次当我去齐宅求画时，老夏说：“齐先生这几天快愁坏啦，今天实在画不成，改一天吧。”遂把情由一述，我说：“这不算什么大事，请齐先生不要发愁，我回去给侯军长说一下试试。”我回去向侯一说，即准其所请。

事后我到齐宅，告诉齐老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可以作画了。齐老却说：“现在还不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我请你吃馆子，你如果去，就给你画；你如果不去，就不给你画。”我说：“这事好办，我就遵命啦。”

齐老、老夏和我乘三轮车到了西单西黔阳饭庄吃贵州菜。齐老先问伙计：“有狮子头吗？”“有。”“只要有狮子头就行，我只要这一个菜，其余的菜你们随便点吧。”当时我还不知什么是狮子头，及至伙计把菜端上来，才知道所谓狮子头就是我们豫东的大头丸子，或叫做“四喜丸子”。大概西黔阳饭庄以做此菜出名，所以齐老特别爱吃。吃饭中间，齐老说：“我看你的字也可以应酬了。如果有人请你写个中堂、对联什么的，你有章子吗？”“没有。”“你买俩章子，我给你刻一刻。”饭后，我就去琉璃厂买了两块寿山石章，齐老给刻了一名一字。后来他给我章子的时候，说：“你的名字很不好刻，尤其是‘宜园’两个字封闭在两个方框里，不能伸腿，我琢磨很长时间才刻成这样。”



自从蒋介石挑起内战，弄得物资匮乏，民不聊生。北平的市民，吃不上白面，都勉强以杂和面充饥。这一下可苦了齐老。当我又来求画时候，但见齐老躺在那里，紧皱双眉，低头不语。我正在疑惑出了什么事，老夏忙对我说明原委，并求我想个办法。我说：“此事不大，请不要愁，我尽量给想办法。”我回去对侯军长一说，他马上批个条子，着副官处给齐宅送去两袋洋面。这又一次解决了齐老的问题。

一天，我去齐老家串门，又见他面带愁容。我问老夏又出了什么事，她说：“齐先生又出了个愁人的事，给你说了恐怕你也没办法。”我说：“请你说一下试试，行吗？”她说，齐老有个大徒弟（已忘其名字），是齐先生的得意高足，书画篆刻都得到齐老的真传。他现在北平平汉铁路局工作。听说最近局方要把他调往东北去，为此齐老不胜犯愁。我说，调东北有什么关系，在哪里工作不一样！老夏说：“话虽如此，可是他那位徒弟与众不同。他不但精明能干，并且对齐先生还非常孝顺；上次齐老夫人的丧事，全是这位徒弟给操办的，如果这个徒弟被调走，别人到给齐先生操办丧事的时候，就考虑不了那么周到了，所以齐先生现在直愁得吃不下饭，恐怕谁也没有办法。”

我一听他说平汉路局，忽然想起平汉路局的局长是石志仁，我曾代侯军长给他写过信，知道他们有交情；如果用侯的名义给他写封信，这件小事，或可挽回。我把这个意思给老夏一说，她大为兴奋：“这件事你如果能办成，齐先生一定要重谢你，我一定叫这徒弟给你画画刻章。”我回去对侯一说，他马上答应，就叫我用他的名义给石局长写了一封信。

过了几天，我去齐宅询问那件事的时候，老夏一见我就高兴地说：“齐先生正夸着你写的那封信呢。”齐老接着就说：“那

封信写得好啊！”老夏说：“你那封信生效啦，那位徒弟已确定不调动啦。”这算是我给齐老办的又一件好事。

画 的 归 宿

1945年后，我在北平城内大约居住了两年左右，在这期间，同齐老接触频繁。其后，军司令部移驻北平城北的黄寺，我和齐老就不常见面了。后来司令部又转驻唐山、天津、山海关、塘沽等地。及北平解放，我送眷属回河南故乡，被县政府留在本县高中及师范教书。由于那些年运动不断，遂与齐老断了音问。

综计齐老前后赠给我的画共有10件：

1. 双桃——4尺中堂。

2. 群虾——4尺中堂。

以上两件，即姜师白曾见过，赞为齐画中之精品者。我由北平返故乡，途中不便携带，寄放在商丘一亲戚家，土改时被抄去，不知下落。

3. 群虾——4尺中堂。此画送给了一位堂兄，在他家亦被抄去，不知下落。

4. 红梅——2尺半屏条。画两枝红梅。

5. 葡萄——2尺半屏条。和上述的红梅，在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售出。

6. 双喜——3尺中堂。上边说过，画的是两只大喜鹊。此画曾被一位同事携至开封，让几位画家鉴赏，其中有素不喜齐画的，几不欲观，及展开一看，无不叹绝，认为齐老真不愧为世界级的大画家。此画也在困难时期，被家人以40元售予郑州古旧书门市部，作家李准又以100元买去，听人说“文革”中亦被抄走，不知下落。